

第五章 結論（總結與建議）

本章將總結上述各章節的理論與分析，並且提出對俄語學習者、教學者、研究者、翻譯工作者和教材編寫者的建議。

第一節 總結

純粹討論俄漢語的語法對比，只是本論文的次要目的。本論文重點在於，根據翻譯和教學的需要，藉由俄漢語的語法比較，探討俄漢翻譯之語法轉換。在翻譯俄語例句時，絕大多數需要對比的是俄漢語在表達結構和手段的差異，以方便我們掌握如何運用轉換技巧。

由例句的翻譯和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到，詞類轉換、句子成分轉換與句式轉換等轉換技巧的使用，絕大多數都是為了使譯文符合漢語的思維邏輯、表達習慣和修辭特色，也與俄漢語法差異有部分關聯。

從分析結果亦可看出，在翻譯過程中，各種語法轉換情形經常是伴隨發生的，如詞類轉換伴隨著句子成分轉換，句子成分轉換伴隨著句式的轉換等。此外，翻譯時，為了達到翻譯等值，譯者經常不能只單獨使用某一種轉換技巧，如詞類轉換、句子成分或句式轉換，而需要與其他翻譯技巧互相結合（如：增詞、減詞、轉換修飾對象等），才能達到翻譯等值。孤立地使用某一種翻譯技巧，可能會使譯文偏離原文意旨，或帶有嚴重的翻譯腔，或使譯文不符漢語語法規範或習慣。

綜合本論文之研究結果，提出下列結論：

壹、詞法方面：詞類轉換

根據本論文第三章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俄語名詞轉譯為漢語動詞、俄語形容詞轉譯為漢語副詞是詞類轉換情形中較為常見的，而俄語動詞轉譯為漢語副詞的情形相對較少。俄漢語實詞詞類之間常見的詞類轉譯，整理歸納如下：

（一）俄語名詞轉譯為漢語動詞和形容詞：

俄漢語實詞詞類轉譯的情形裡，俄語名詞轉譯為漢語動詞的情形相對地較為常見。在書面語體中，這種轉譯傾向尤為明顯。因為俄語書面用語經常採用「動詞＋名詞」詞組（如：одержать победу－獲勝；оказывать влияние－影響），其中的動詞語義虛化，承擔主要語義的名詞轉譯為漢語動詞。此外，由俄語動詞派生的動名詞，或具有動作意義的名詞轉譯為漢語動詞的情形也不在少數，如：*Нам сообщили о скором прибыт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егаций.*（我們得到通知，外國代表團就快到了。）

俄語名詞轉譯為漢語形容詞，經常出現在俄語「名詞＋名詞第二格」結構裡。名詞第二格可能是修飾詞序在前的名詞。在漢語裡，修飾名詞的語可能是形容詞。故俄語名詞第二格可能轉譯為漢語的形容詞，如：человек дела－能幹的人。另外，詞序在前的名詞，如果表達數量、色彩概念或人事物的特徵，亦可能轉譯為漢語形容詞。這是俄語特有的語義表達結構，如：синева неба－藍天。

（二）俄語動詞轉譯為漢語名詞和形容詞：

表達「特點」、「區別」、「原因」、「結束」或「開始」等意涵時，俄語可能用動詞，翻譯時可能轉譯為漢語名詞，如：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ться－特點；отличаться－差異、特點；начинаться－開始；кончиться－結束。

表達「色彩」意涵時，俄語經常用動詞，如：зенелеть（發綠）、синеть（變藍），翻譯時可能轉譯為漢語形容詞，如：зенелеть 譯為「綠油油的」；синеть 譯為「藍色的」。

（三）俄語形容詞轉譯為漢語副詞、動詞和名詞：

俄語形容詞轉譯為漢語副詞，主要是因為俄語形容詞原先所修飾的名詞轉譯為漢語的動詞或形容詞，以符合漢語的語言習慣，例：*Дымов и Кирюха от долгого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воде*（德蒙夫和基留哈由於長時間待在水裡，...。）另外，當俄語形容詞所修飾的對象轉變為動詞時，形容詞也會轉譯為漢語副詞，例：*Медленные капли падают.*（水滴緩緩地滑落。）

俄語可用短尾形容詞表達動作意義，譯為漢語時，仍將這些形容詞視為動詞，如：восхищён—讚賞；согласен—同意。

俄語有一些名詞化的形容詞，翻譯時，需根據原文上下文的邏輯推敲其語義，決定是否將這些形容詞譯為漢語名詞，例：глухой（耳聾的）譯為「聾人」；больной（生病的）譯為「病人」。

（四）俄語代詞還原譯為指代的漢語名詞：

在長而複雜的俄語文句中，為了避免讀者混淆原文所指代的對象，俄語代詞在翻譯時，經常還原譯為原先所指代的名詞，例：*Столярная мастерская помещалась рядом с новым, ещё не отстроенным цехом. Вокруг неё были навалены брёвна, брусья, доски.*（木工作坊緊臨著尚未竣工的新廠房。在作坊的周圍堆滿了圓木、方木和木板。）

有時候，俄語代詞還原譯為原先的名詞，不僅可以避免語義不明的情形，也能提高譯文可讀性和感染力，或使指代對象的語義更為明確，例：*Факты – это воздух учёного, без них вы никогда ни сможете взлететь. Без них ваши “теории” – пустые потуги.*（事實就是科學家的空氣。沒有了事實，你們就永遠無法飛翔；沒有了事實，你們所謂的“理論”——只是在費心機。）

（五）其他實詞類的轉換問題：

這一部份主要討論與俄語副詞有關的轉換。俄語的名詞和動詞都有可能轉譯為漢語的副詞，例：*Гость бегом осмотрели этот город.*（客人們快速瀏覽了該市市容。）

俄語副詞也可能在特定的譯文上下文中，改變所修飾的對象，轉而修飾名詞，從而轉譯為漢語形容詞，例：*Неисчислимо блестят в темноте костры.*（無數的營火在黑暗中閃爍。）

由名詞派生的俄語副詞，為了使譯文更為簡潔，有可能轉譯為漢語名詞，例：*физически*（身體方面）譯為「肉體」；*нравственно*（道德方面、精神方面）譯為「道德」、「精神」。

貳、句法方面：句子成分的轉換、單複句的轉換和主動態與被動態的轉換

根據本論文第四章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句法轉換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句子成分的轉換和詞類轉換、句式轉換息息相關，往往詞類或句式發生轉換時，句子成分亦會隨之轉換。其次，俄語簡單句轉譯為漢語複句的情形較俄語複合句轉譯為漢語簡單句的情形多，因為俄語裡的形動詞短語、副動詞短語、前置詞短語的表達手段是漢語語法所缺乏的，這些短語經常需要用漢語的分句來表達，使得俄語簡單句經常轉譯為漢語複句。第三，就俄漢語主動態與被動態的轉換而言，俄語被動句轉譯為漢語主動句的情形較多，因為漢語被動句的使用場合有限，受到的侷限較俄語被動句多。俄漢語常見的句法轉換情形，整理歸納如下：

（一）俄語主語轉譯為漢語謂語、賓語、定語和狀語：

俄語可能出現以名詞或動名詞充當主語的句子。這類由名詞或動名詞充當的主語，可能轉譯為漢語謂語，如：*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о будущем*

заставляет меня стремиться быть с товарищами. (我對未來憂心忡忡，所以希望和同志們在一起。)

俄語在表達某人事物的存在、出現等類似語義時，經常將表達人事物的詞語作為主語，表達存在、出現或產生等語義的詞語作為謂語。翻譯時，為了配合漢語習慣，需將主語譯為漢語賓語，如：*В полдень пришла гроза.* (中午下過一場雷雨。)

俄語「主語＋定語」的表達結構，在翻譯時可能需要顛倒修飾關係，將俄語主語轉譯為漢語定語，定語轉譯為漢語主語，以符合漢語的思維邏輯和表達習慣：*Детскость выражения её лица* (她臉上天真無邪的神情...。)

當俄語主語是說明行為的原因或時間時，可能改譯為漢語狀語，如：*Болезнь надолго вывела отца из строя.* (父親因病長期無法工作。)

(二) 俄語謂語轉譯為漢語主語和定語：

俄語謂語的轉換經常伴隨著詞類轉換。如下列例句，謂語 *отличаются* 可能譯為漢語主語「特點」，其詞類亦由動詞轉譯為漢語名詞，如：*Бактерии отличаются простотой своей внешней формы.* (細菌的特點是外形簡單。)

俄語謂語轉譯為漢語定語的情形相對較少，經常是因為俄漢語的表達手段和表達習慣不同。如：*Вот э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這才是所謂的組織...。)

(三) 俄語定語轉譯為漢語主語、謂語和狀語：

俄語「主語＋定語」結構，翻譯時可能需要顛倒修飾關係，將俄語主語轉譯為漢語定語，定語轉譯為漢語主語，如：*... чернота глаз сверкнула*

(…黑色的眼眸閃動了一下…)。

俄語定語轉譯為漢語謂語，涉及了語法和漢語表達習慣等因素。以此句為例：*У него дурн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 原文的 *дурное* 為定語，該句按字面應譯為：「他有不好的心情。」。但從漢語的表達習慣來看，但這種譯法念起來相當彳亍，不如改譯為：「他的心情不好。」從漢語詞序觀點來看，前句譯文「他有不好的心情。」的「不好的」為定語，後句譯文「他的心情不好。」的「不好」為謂語。從而產生俄語定語轉譯為漢語謂語的情形。

俄語定語譯為漢語狀語，主要是為了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需讓俄語定語轉而修飾動詞謂語，例如下列例句，翻譯時，改變了原文定語 *стремительные* 的修飾對象 (*облака* – 濃雲)，轉而修飾句中謂語 *надвигались*，其句子成分遂改譯為漢語的狀語：*… с горизонта надвигались стремительные, тяжёлые облака.* (…天邊飛快地捲來一片片濃雲。)

(四) 俄語補語轉譯為漢語主語、謂語和定語：

俄語補語轉譯為漢語主語，主要因為俄語可以用補語形式來表達語義主體，這些語義主體可能轉譯為漢語主語，如：*Содержание этого письма мне тоже неизвестно.* (這封信的內容我也不清楚。)

俄語表達工具意義的補語可能轉譯為漢語謂語，以符合漢語表達習慣，如：*Мальчик часто сердил мать своей бестолковостью.* (小男孩不懂事，經常惹媽媽生氣。)

俄語的第三格間接補語可以和名詞或名詞詞組合用，表達領屬意義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譯為漢語時，這類補語可能轉譯為漢語定語，如：*-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 сказала она(Дарь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 отчаянною решительностью глядя ему в глаза.* (“阿歷克賽·阿歷山德羅維奇，”達麗雅神情毅然，直視著他的眼睛說。)

（五）俄語狀語轉譯為漢語主語、謂語、定語和補語：

俄語狀語譯為漢語主語的情形很常見，以下幾種狀語經常轉譯為漢語主語：（1）處所狀語；（2）表達人事物行爲、性質或特徵體現範圍的第五格狀語；（3）帶по（根據）、согласно（依據、按照）等前置詞的方式狀語。狀語如有帶前置詞，翻譯時經常省略，如：***В быту он вёл себя очень плохо.***（他的生活過得放蕩不羈。）

俄語狀語譯為漢語謂語，主要是因為俄漢語的詞語搭配和表述習慣不同，如：*Лаборатория всегда **приятно** чистая.*（實驗室總是舒適、乾淨。）

俄語的處所狀語可能轉譯為漢語定語，使譯文讀起來更加自然流暢，如：*Давление **в замкнут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называется абсолютным давлением.*（密閉空間的壓力稱為絕對壓力。）

俄語狀語的概念涵蓋了漢語的狀語和補語。所以，翻譯時，俄語狀語可能譯為漢語狀語或漢語補語。採用哪一種譯法，需視何種譯法較為符合漢語修辭和表達習慣，如：*У меня **серьёзно** заболела мать.*（我母親病得很重。）

（六）俄語簡單句轉譯為漢語複句：

結構較為複雜或較長的俄語簡單句，翻譯時可能轉譯為漢語複句，以符合漢語的修辭特點或習慣。帶有以下五種結構的俄語簡單句較常轉譯漢語複句：（1）俄語名詞詞組；（2）動詞詞組；（3）前置詞短語；（4）形動詞短語；（5）副動詞短語。這些詞組或短語轉譯為漢語分句的同時，俄語簡單句隨之轉譯為漢語複句，而且可能需要增添關聯詞語或其他適當的詞語，如：***Темнота ночи** мешала нам продолжать путь.*（因為夜色漆黑，我們無法繼續前進。）

（七）俄語複合句轉譯為漢語單句：

相同或近似的語義，俄語可能需要用帶從屬句的主從複合句來表達，譯為漢語時，用單句形式表現即可。具體作法為，將俄語從屬句譯為漢語單句的某一成分，從而使俄語複合句轉譯為漢語的單句，如下列例句，將俄語說明從屬句改譯為漢語的賓語：*Я сомневаюсь, чтобы он понимал эту простую вещь.*（我不信他懂得這個簡單的道理。）同時也討論了俄語主從複合句的關聯詞和連接詞的譯法。

（八）俄語被動態轉譯為漢語主動態：

俄語被動態轉譯為漢語主動態，通常是考量到使用場合、交際功能，或在漢語修辭及表達習慣上不宜將俄語被動態轉譯為漢語主動態。如下列例句，如果譯為漢語被動句，不合乎漢語習慣，如：*Стол был накрыт белой скатертью.*（桌上鋪著白桌巾。）

（九）俄語主動態轉譯為漢語被動態：

帶有被動語義的俄語不定人稱句和無人稱句，可能譯為漢語被動句，如：*Телевизор исправят только через неделю.*（電視機要過一個禮拜才能修好。）

第二節 建議

本論文研究主題為俄漢翻譯中的語法轉換，筆者不僅對語法轉換的原因、技巧的使用方式作了詳細的討論，也對俄漢語語法概念的主要異同進行深入的對比與分析。因此，不論是對於俄語學習者、教學者、研究者、翻譯工作者和教材編寫者而言，或是對以俄語為母語的漢語研究者、對俄語有興趣的漢語研究者來說，本論文都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語料和研究心得。最後，筆者再提出幾點建議，以供參考：

一、對於後續研究之建議：首先，翻譯轉換法涵蓋的翻譯技巧相當多樣，本論文僅討論了俄漢語實詞之間的詞類轉換、句子成分轉換、單複句

轉換與主動態和被動態的轉換。筆者建議，未來對俄漢翻譯有興趣研究者可以繼續探討其他轉換技巧，包括：詞彙的轉換、語法聯繫關係的轉換、肯定句與否定句的轉換、詞序的轉換、句序的轉換、修辭手段的轉換等；再者，本論文所探討的詞類轉換和翻譯僅限於俄漢實詞部分，未來有志研究者可依循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和架構，針對虛詞部分的轉換和翻譯進行研究；最後，本論文並未特別針對特殊的語體來探討轉換技巧，未來研究者亦可針對某一種專門語體，如公文語體、政論語體或科學語體等，探討其中的詞類、句子成分和句式的轉換和翻譯。

二、對於俄語學習者、翻譯者、教學者、教材編寫者、以俄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等人之建議：經過本論文的分析與比較，可以瞭解到，俄漢語的語法概念和語義的表達手段有異有同。在俄漢翻譯的實踐過程中，如果譯者不瞭解這些語法概念和俄漢語自身獨特的語義表達手段，可能死抱原文的語法意義和結構，使得譯文處處留有原文鑿痕，流於語義不明、語句不順或不合乎漢語語法規則。因此，筆者在此建議，進行俄漢語翻譯教學，或編寫俄漢翻譯教材，或在學習俄語時，可以針對俄漢語法概念和表達手段的異同、俄漢語特有的表義手段多加講解、著墨或留意，對於譯文品質的提升有一定的幫助。當然，在對以俄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進行漢語教學，或進行漢譯俄教學，或編寫漢俄翻譯教材時，這種方法也同樣適用。

三、對於翻譯工作者之建議：第一，翻譯時，能夠作到與原文句法等值固然最佳，但俄漢語畢竟分屬不同語系，語法上的差異是必然的。因此，要作好翻譯，就必須對原文的語法結構進行轉換。其基本作法為，按照俄文語法規範理解原文基本語義，再用符合漢語語法和表達習慣的句子結構重新表達，以便擺脫俄文語法和詞句結構的束縛，傳達原文真正涵義。其次，本論文雖然歸納出一些規律性的轉換機制（如：俄語動名詞經常轉譯為動詞、俄語被動句經常譯為漢語主動句、俄語帶前置詞短語的簡單句經常譯為漢語複句等），但絕不意味著這些轉換機制適用於所有俄文句子的翻譯。轉換機制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譯者一種翻譯思考方向。在實際翻譯過程中，譯者仍須根據不同情況，靈活地加以選擇、運用這些轉換機制。

